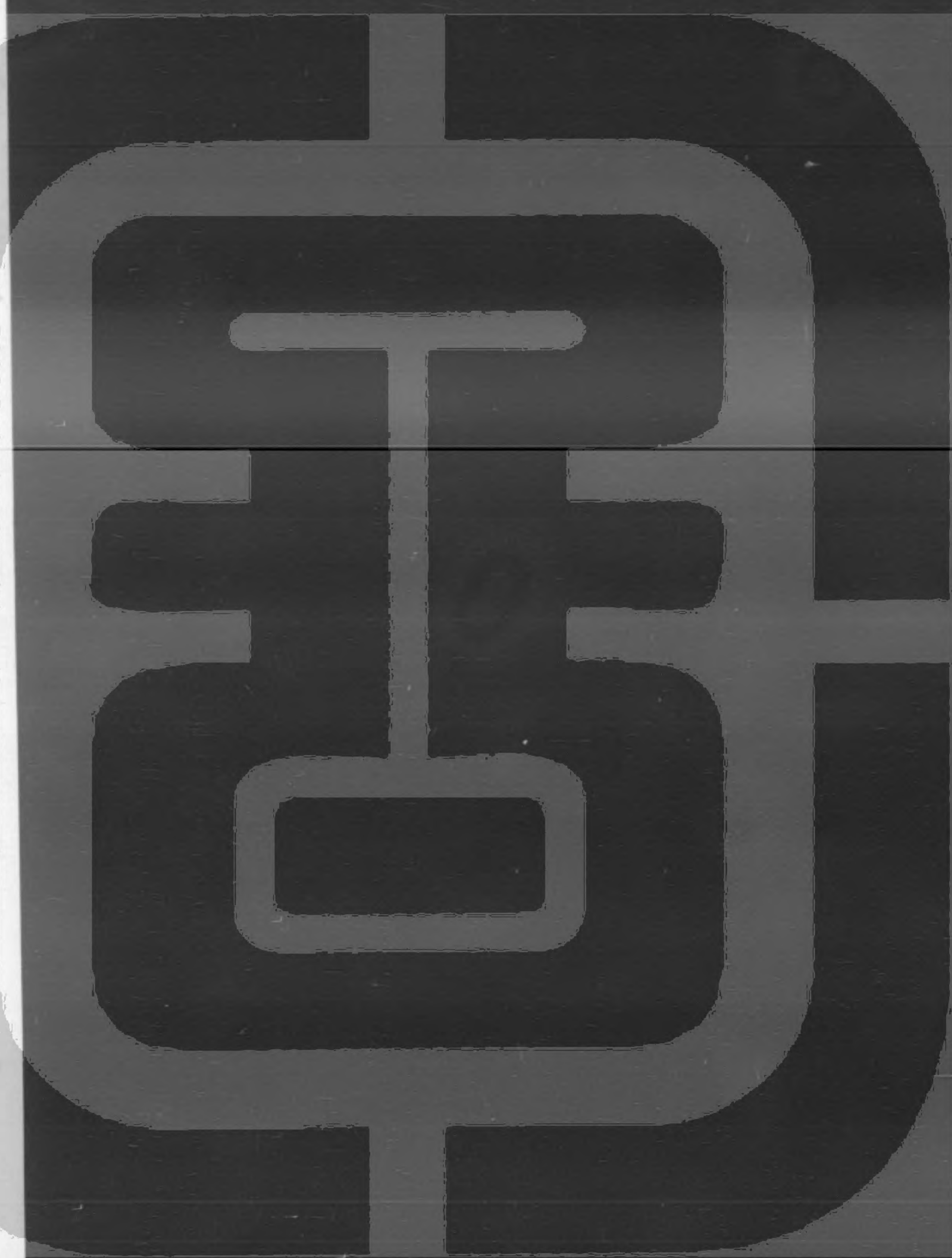


尚書詳解

十五



尚書詳解卷二十三

宋

夏

僕

撰

君陳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分正之說解者多因畢命有分居里之言遂謂此分
正乃分居里而止之殊不知畢命本文有殊井疆表
宅里之意而序文又明說分居里故可以爲分居里
而正之此篇本文既無居里之意而序文又且言分
正無居里字安可枝蔓旁引爲說故雖其說出于先

儒皆不敢從蓋周公昔以商民頑不可化故營成周而遷其不率教之人而已自監之雖監之而實兼任朝廷之事是周公蓋身在王室而兼自監治成周也今公既沒則有召公在而成周之民則非召公所能兼任如周公在時故周公既沒成王則命君陳使分周公當時所兼任之事而往正東郊成周之民是此所謂分正者非謂分居里而正之乃周公昔所兼任者今君陳實分之以正東郊也成周即灑水東往昔周公所營以遷殷民者自洛邑言之則洛在西成周

在東故謂之東郊成周也成王命君陳分周公之職以正殷民作書以命之故篇名謂之君陳如君奭一同蓋君陳必有封國于外有君道焉故君之以示其尊也鄭元謂君陳蓋周公之子以經考之周公既沒命君陳如蔡叔既沒王命蔡仲此恐不然蓋蔡仲之命其文明言爾考前人則爲子可知今此篇屢言周公畧無爾考與以父付子之意故不敢以爲然

君陳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

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
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
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此君陳二字舊竹簡所標之題也此王若曰必當時
史官錄成王之言有不能盡得其本言者或以意言
故言王若曰也君陳呼其名而後告也將命其人先
稱其美謂爾君陳我今日所以用汝者以汝有令善
之德在于孝而能恭謂親愛其父母而又敬也惟爾
能孝故在家則順乎兄弟在外則能以此孝施于政

事之間蓋孝則可以移忠于君居家理則可以移治
于官君陳能孝此所以能施于政事而成王所以命
之使分周公之事而正商民也故曰命汝尹茲東郊
謂命汝正此東郊之民而汝不可不敬也既命君陳
使繼周公治商民遂先陳周公治商民之事謂昔者
周公師保萬民師謂教之保謂安之謂周公當時治
商民有以教之安之故民于是皆懷藏周公之德而
不敢忘汝君陳實繼其後故往于東郊當須謹慎其
所主之職于此皆循其常法莫務更張惟勉力以明

周公之訓則民無不治成王既貴君陳使發明周公所以訓民者治民故又引所聞于人之言以勉君陳使君陳知周公之訓誠不可或廢成王謂我聞于人言至治之世至治謂治之極至者乃大治也蓋極治之世天下和平至和之氣蔚爲馨香幽而神明無不感動然神明所以感動者非以黍稷爲祭飯其馨香能感之也至治之世人君以明德爲本明德達于至治自然有馨香之遠聞也成王言此蓋謂明德誠不可以不修欲君陳法周公師保萬民之德以治其民

也故繼之曰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蓋謂爾君陳今日庶幾能法周公之謀訓蓋周公師保萬民其謀其訓皆可法之也爾惟當法是周公之謀訓而日孜孜然孜孜謂勉勉也勉勉者謂勉之又勉也不敢安逸暇豫蓋欲其法周公之謀訓而行之以勤也由此觀之其命君陳皆直言周公曾無父子相承之意安得以君陳爲周公子哉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

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
若時惟良顯哉

成王既責君陳使懋昭周公之訓于是遂言見聖由
聖之事謂周公聖人也而君陳實親見之見聖非難
由聖爲難又况凡人之情未見聖人則急于見之若
將不能及見及既見聖人之後則或自暴自棄亦不
能用聖人之道成王言此蓋謂君陳實親見周公當
知所以用周公之道不可徒見之而不能由故繼之

曰爾其戒哉謂戒于不能由也既言不可不戒遂說
其所以不可不戒之意蓋謂君陳今日爲商民之尹
動化于上猶之風焉商民仰之順從于下猶之草焉
風東則草東風西則草西是民之邪正實在君陳之
身此所以不可不戒于見聖不能由聖也然則君陳
今日當如之何周公之師保商民其政已盡善盡美
矣不必更張在君陳之圖謀政事惟當無有不難慎
其事謂不輕變也或所與圖謀之人有欲廢者有欲
興者議論既如此不齊則或出其言或入其言汝必

從衆人所處度者謂從衆如三人占從二人之言也
出謂黜絕之入謂聽納之謂汝與人圖謀政事今乃
或以爲可廢或以爲可興二者之言必有一可出者
二可入者然則汝之出入其言其可不從其衆所處
度者乎謂如言可廢者衆則從而衆廢之言可興者
衆則從衆而興之此所謂出入自爾師虞也然此謂
圖政之際有異議則從衆耳若圖政之際無此興廢
之異說而衆言一同謂如言可興則皆以爲可興言
可廢則皆以爲可廢此所謂庶言同也如此者則又

未可以其衆而遽從之也故又思之于心而自斷其
可與否焉此正成王恐君陳輕變周公法度故教以
難慎者如此也成王旣使君陳難慎于圖政如上所
言故又戒君陳謂汝于圖政之際或因衆言之有同
異或因衆言之皆同而汝揆度之儻互相感發有美
謀美猷則入告汝君子內謂告成王也旣告于內則
又順而度于外曰此謀此猷也非我之所能也乃我
后成王之所爲王氏諸儒謂議而決之謂之謀擬而
圖之謂之猷此蓋因其有謀猷之別故從而爲之說

要之謀猷總是議論也成王此意蓋謂周公之政已盡善盡美不可改易或汝果有高見遠識自有嘉謀嘉猷足以變易前規必須告于我然後言之于外以爲我之所爲則非惟汝不敢輕變舊章而天下之民亦以爲其事出于君而不敢違于趨向也成王旣以此告之故又嘆而言曰臣于人者皆如是斯惟良善顯顯之臣矣此亦成王恐凡在位者輕變周公之法故因言及此並嘆而言此以警之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紂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此成王又更端以戒君陳也蓋上文乃大體言周公

之訓不可不遵未及言今日所以治商民當如何故
此及之蓋周公之時商民新服不可遽齊以法故多
方多士所言大體是以天命開諭之使知周家之興
與商之亡皆天之命汝縱以反鄙爲言如天命何故
周公之于商民大抵以德容之以理論之雖末有大
罰殛之等語特以是恐之耳未嘗實然也至此則理
諭曲譬各已漸知所避就所謂齊以法者亦漸可用
然亦未可盡法以虐之于涵容之中時出威以警之
使旣愛而畏乃可故此一節大意皆不過如此然必

先言宏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者正恐
其專于任法傷于太暴故先告以此使以周公之訓
爲主而時以法輔之也宏訓擴而大之也謂汝君陳
今日須當擴大周公之大訓蓋以周公之訓在德不
在法也不可倚傍官勢而作威以虐民不可倚恃國
家有取民之法而多取以侵削于民惟以寬容爲主
于寬之中使然有法制寓乎其間使民愛而能畏從
容暇豫自至于和此言民之不犯法者待之當如此
若殷民有不幸爲非而在刑法之中者汝當裁其中

法以斷之不可謂我言使汝誅則誅我言赦則赦惟以中庸之法斷之若果是弗順于汝之政令弗化于汝之教訓今日誅此一人必可止後日之人使畏而不收犯法者汝則誅之如其不然則不可遽誅此蓋民之犯令違教者待之當如此也若以中庸之法斷之而乃是狃習于姦宄之事以敗壞五常之道紛亂天下之風俗此則罪在一身而禍延于天下後世又非前犯法者之比故犯之至三雖細且微決不可赦則又不可必待于辟以止辟乃辟也成王既告君陳

以待犯法之民者當如此然又恐于用法之際或失于輕暴故又告之曰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此等固是不可赦然或其頑不可化者或有能于此而不能于彼者此皆本于其性質之偏本非故作汝切不可以忿怒疾惡于頑而不可化者并以凡人所當爲之事叢然責備于一人之身必有所忍耐不躁不急而緩以待之則可以有所成有所優容不狹不迫而寬以居之則非惟事有所成就而汝之德亦自此而日大一說謂君陳之于頑者與不能者皆有所

隱忍不躁不急而緩以待之則頑者化不能者能所謂有濟非惟能濟此而已而汝有容之德亦自此而日大此蓋言待頑者與無能者之道當如此也然待既化者與已能者則又不可止于如此故下又言之謂汝于能修飭其身者則簡擇之使不與不修飭者渾于不能修飭其身者則亦簡擇之使不與能修飭者雜既簡別之如此然後于中選其能自修飭而至于善良者而進用之則凡不良者必知所愧知所慕亦必務修飭而至于善是進其良者乃所以率其不

良者也此蓋言所以待不頑者與有能者當如此也成王所以告君陳待商民者至矣盡矣于是遂言民之生也四體備足未嘗不厚惟因物誘之遂遷而流于薄惡至有違上所教命而各從其所私好如商民好酒雖酒誥之作再三戒約亦有違而不從者蓋言民或狃于物則言語未易以正之也舊說謂民之于君不從其令而從其所好故有違上所命者若上之所好則未嘗不從蓋謂命則率之以言好則率之以身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故也此說固有理但厥

字訓其言違上所命下繼以從其所好則其當爲指
民而言非指上也故不敢從成王言民之既流于物
未易勸率如此故又總告君陳汝今日須當克敬常
在德以德率之則民于是無有不變惡爲善而信皆
升進于大猷矣果如是則非惟民化而已而我一人
亦當受其多福膺當也蓋民安則君安安富尊榮所
以爲福也非惟君如此而已而爾君陳之休美亦當
終有稱譽之辭于永久之世矣此蓋所責者重所望
者切故以尊君榮已之效勉之凡作誥之體皆當如

此

顧命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此成王將死命二公使相後王之書然謂之顧命者
說文云顧還視也鄭元云回首曰顧顧是將去之意
言成王將死去回顧而爲語故謂之顧命故序所以
言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夫
成王冲幼之時不免流言之惑今其處生死之際乃
能了了如此始終百餘言皆國家安危之大計而無

一言及于悲憂困苦之態若非周召為之臣朝夕所
 陶染者至聰明日開何以始昧而終通也孔氏謂召
 公時為太保畢公時繼周公為太師二公為二伯中
 分天下而治之故使之率領諸侯以輔相康王此皆
 經傳無據以意為說也

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
 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
 氏虎臣百尹御事

顧命二字舊竹簡所標之題也自四月哉生魄至百

尹御事乃史官叙王病召羣臣受顧命之端漢律歷
 志謂成王卽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
 生魄作此顧命至鄭元則又以為此乃成王二十八
 年據前則成王在位三十年據後則成王在位二十
 八年經典不載無所考據此固不足論但歷志謂哉
 生魄卽甲子日此恐不然蓋經文先言哉生魄王不
 懌乃言甲子王乃洮頰水是甲子非哉生魄之日明
 矣據此乃成王以其年四月十六日得疾而體不樂
 至甲子日困重知其必死故作顧命若使哉生魄日

其辰卽是甲子則經文應言四月甲子哉生魄王不
懌王乃洮頰水不應先言哉生魄王不懌然後方言
甲子王乃洮頰水也但作書之體于哉生魄之上當
言日辰如武成言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今
此哉生魄上無辰故甲子日作顧命不可考其爲四
月之何日也要之成王是其年四月十六日得疾不
樂至甲子其疾日甚王自度其必死故扶持而起洮
謂盥洗其手頰謂潔洗其面孔氏謂人君將發大命
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以疾病之故不能沐浴但洮

頰而已此一事皆用水故言洮頰水謂以水洮頰之
也相被冕服謂是時王病甚不能自衣不能自冠故
輔相者被之謂如掌冠冕者則以冠冠于王之首掌
衣服者則以袞服加于王之體也憑玉几說者謂王
病故憑之然周禮司几筵言大朝覲王位設黼扆展
前南面設左右玉几則憑玉几非特爲病蓋臨羣臣
之常禮也王旣冕服憑几將發大號于是同召猶言
皆召之也于是皆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
公皆言爵獨太保乃言名者說者謂尊者特名以異

之恐亦或然先儒謂此六人乃爲六卿召公以太保兼冢宰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畢公爲司馬衛侯爲司寇毛公爲司空言侯伯者皆以諸侯入爲天子公卿其畢公毛公言公者乃與召公兼三公召公爲太保畢公爲太師毛公爲太傅恐有此理蓋三公之官在成周之時所謂不必備惟其人故多以六卿兼之左傳定四年言康叔爲司寇今此六人備侯適在第五司寇又爲六卿之五故知召此六人是召六卿也師氏卽周官師氏之官虎臣卽虎賁氏百尹謂百

官之正御事謂凡治事之臣皆在王左右者故與六卿並召之此皆史官叙作顧命之由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旣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人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旣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自此以下王顧命之言也嗚呼者歎而後言也漸者
進也疾今大進謂日增也幾危也謂瘳日增而勢且
危也既言疾大漸惟幾又言病日臻既彌留者重疾
謂之病謂始以小疾日增勢既已危今又重病日至
而又久留于體會不減去蓋言病不去而必死也成
王于是恐其既死則不得出誓以言嗣續之事謂立
康王也故于此所以詳審爲此訓辭以命于汝等汝
卽上所同召之人也既言所以欲言之意下于是詳
陳之自昔君文武以下是也謂昔者君天下如文王

武王二聖人一作于前一述于後皆有光明之德故
謂之重光言前後相繼共宣布此重光之德定其所
附麗謂如以道德爲麗不并于外物而之于他道也
陳其教化謂布其教以訓民也所以爲此事甚勞故
謂之莫麗陳教則肆不違則謂文武之君惟其爲此
甚勞而永嘗肯違而去之謂安于勞而不倦也用此
之故所以能顯于殷而成有天下之大命凡此蓋謂
文武所以有天下者本乎此也在後之侗成王自謂
也侗稚也成王謂在我之侗稚故迎天之威命繼守

文武大訓無敢昏迷逾越成王前此在位以所施設
皆遵文武之訓今不幸天降以疾病甚危殆不能興
起不能曉悟謂必死也爾等衆臣庶幾明我此言是
我此言用此以敬保元子釗釗康王名以大濟于艱
難以懷柔于遠者而耐于邇者謂能忍耐而含容之
也又且安勉小大衆邦之諸侯安謂撫綏之勸謂勸
勉之成王言此蓋謂保王業結民心懷諸侯此三事
雖康王之責而敬保以共濟之柔能之安勸之實二
三大臣之責也成王以此三事責衆臣于是又自言

我思大抵爲人者其得于天者素厚若能保而不失
則自然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惟其不能自保而外物
移之此威儀所以自亂然則康王今日將繼大統則
威儀尤不可不慎故爾衆臣尤當盡心戮力相共贊
助使入于聖域不可使之無所知識冒昧而進于非
危之事非危謂非理而致危也此成王顧命之言下
乃史臣叙其意謂此等衆臣旣受顧命于是各還其
位按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三孤卿大夫之位三公
北面三孤東面卿大夫西面此受命還謂還就此位

也蓋王將發命同召羣臣羣臣必各敬趨王前聽命
既受命則各復本位也羣臣既退于是徹去其幄帳
于庭蓋王發命之時坐立之處必設幕席帳幄今既
反正寢是以徹之唐孔氏謂將爲死備蓋王常坐處
不應無故而徹去既去幄帳之明日乙丑而王崩則
成王于生死之際可謂通乎如晝夜矣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
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
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裳綴衣

成王既崩太保召公于是命仲桓與南宮毛二人此
二人必是武臣掌宿衛者太保乃使于齊侯呂伋之
所用二千戈謂二臣各執其一與虎賁之士而迎太
子釗于南門之外南門路寢之門也夫成王爲王子
釗爲子成王既病且崩不應太子不在其側今乃既
崩而迎于南門之外豈太子果不在側耶孔氏謂成
王病時臣子皆侍左右今將正太子之尊故使太子
出于路寢門外而更迎入所以殊之也既迎之于南
門之外于是延請之使入翼室翼室卽側室蓋孟子

尚書言魚
所謂二室也非正室路寢也蓋君崩太子服喪未可
遽入正寢故使之且居側室恤宅宗謂以喪憂居尊
而爲天下之宗主所謂居尊者非謂使卽天子位也
謂使之居側室服喪服明將自側室入正室乃所以
尊異之也越三日丁卯于是命史制受顧命冊書之
法度此命皆太保之命蓋王時居憂不可出命冢宰
聽政故命皆召公出也所謂冊度者卽後所言升階
卽位及答拜受同祭享之禮也自丁卯之後又越七
日其辰癸酉召公于是命士使須待材木將供明器

及椁之用然成王以乙丑日崩至癸酉已九日據鄭
元謂大夫以上殯殮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
殯于死日共八日至此凡九日則是殯之明日去葬
期且遠必自此卽命士須材者以天子葬禮大須當
預營之也狄樂吏之賤者如設展等似非其職然必
命狄設之者按喪大記復魄之禮狄人設階則喪事
亦使狄也展如屏風設之隔戶之間故謂之展展上
以白黑畫斧文故云黼展綴衣謂幄帳蓋設屏又張
帳幕象王生時也此亦太保命之也不言命者蒙命

士上文也或言太保或言伯相者太保其本官伯相乃王崩太子未卽位召公以邦伯攝事故言伯相其實召公一人而已特互文耳

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立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肩之舜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上文狄旣先施屏風于前又施帳幙于上于是乃象王生時設其四座牖者窓也牖間謂窓之東戶之西也于窓東戶西南嚮設此一座乃象王生時見羣臣朝諸侯之座也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展展前南嚮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則彼所設者卽此座也彼言次席黼純此言篋席黼純者鄭注彼云次席桃枝竹席有次列成文者則彼次席卽此篋席也純

緣也周禮白與黑謂之黼蓋以白繪黑繪錯雜綵以緣席也周禮天子之席三重此四座只言敷重或篋或底或豐或筍席各一重豈隔間之座所重者特篋席西序之座所重者特底席一重耶蓋不然周禮展前之座篋席之下是纁席畫純纁席之下是莞筵紛純則此所謂敷重者卽敷布此三重也但經特舉其上席而言知其下必有此二重共爲三重但周禮只言此一座有此三重可以考知其餘三座不言不可以考知其二重爲何席要之亦必有此三重也此牖

間之座旣敷重篋席黼純于其左右則設華玉之几華玉有華彩之玉也以此玉飾几故謂之華玉仍几然此言仍者仍因也周禮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蓋因其生時所用之几不改作也此蓋象王生時朝諸侯見羣臣之座也西序東嚮東西廂謂之序蓋在西廂向東之座孔氏謂象王生時旦夕聽事之座也其席則敷重底席底席乃蒟萃之席乃蒲席也以綴爲純綴乃連綴諸色之彩以爲緣也而其几則以文具飾之貝乃水蟲其甲有文黃質白文曰餘氈白質黃

文曰餘泉蓋用此以飾几也東序西嚮蓋在東廂向西之座孔氏謂象王生時養國老及饗羣臣之座也其席則敷重豐席豐莞也亦蒲之類以此爲席其純則以畫爲之孔氏謂以五綵畫帛爲緣是也西夾南嚮乃西廂之夾室卽下文所謂東房西房乃此所謂東西夾也蓋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卽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謂之夾室然則西夾南嚮乃在西廂之夾室中南嚮設此座孔氏謂象王生時與親屬私宴之座蓋夾室是隱暎之處故宴親屬于此也其席

則敷重筍席筍竹萌也取竹筍之皮以爲席也其純則以元紛爲之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元紛乃黑色之綬也以此爲筍席之緣也其几則漆飾之孔氏謂骨肉情親不事華麗故席几質飾是也既設此四庖于是又列玉五重陳先王之寶器孔謂此二句爲下總目下復分別言之宏璧爲一重琬珪與琰珪爲一重大玉爲一重夷玉爲一重天球爲一重是玉五重也赤刀大訓至垂之竹矢是先王之寶器也赤刀赤色之刀也大訓虞書典謨也宏璧璧之大者也

璇珪以治德琰珪以易行皆九寸凡此皆陳之于西
廂大玉玉之大者夷玉玉之常者天球謂磬河圖卽
伏羲所得于河之圖神馬所負者凡此皆陳之于東
廂允國所爲之舞衣大貝貝齒之大鼗鼓鼓之長八
尺者凡此陳之于西廂之夾室故謂之西房兌和垂
皆古之巧人其所造戈與弓與矢皆歷代所寶故陳
之于東廂夾室以上四條卽前所謂列玉五重陳寶
是也路寢之制如明堂明堂五室此路寢特有東西
房者鄭元謂成王崩在鎬京鎬京之室因文武之制

不更改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之房此說恐或然也
自此以下又陳車輅周禮巾車有五輅玉輅金輅象
輅革輅木輅五輅玉輅其大者故此謂之大輅在賓
階面賓階西階也謂之面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
此輅陳之其幘向南故謂之面蓋在西階之南面嚮
也金輅繼綴于玉輅之下故此謂之綴輅綴輅則陳
之于阼階面蓋在東階之南面嚮也五輅玉爲首旣
謂之大輅金次之謂之綴輅玉與象相配故象輅謂
之先輅金與木相配故木輅謂之次輅以彼二輅玉

爲首金次之既謂之大輅與綴輅則此二輅象爲首
木次之安得不謂之先輅與次輅乎塾者門側之堂
也先輅在左塾之前蓋在門內之西以塾在堂之前
故自內向外言之雖在西自外向內言之實在左也
然孔氏必知其車轅北向者亦以塾前陳車轅必向
堂故知北面也次輅在右塾之前蓋在門內之東也
亦以塾在堂前自內向外言之雖在東自下向上言
之實在右也顧氏謂先輅在左塾之前在路寢門內
之西對玉輅次輅在右塾之前在路寢門內之東對

金輅是也孔氏謂自狄設黼展綴衣至此皆象王生
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也蓋此時將以顧命傳康
王故設成王之座使康王聽命若成王之臨乎其上
也孔氏又謂此所陳座位器物皆以西爲上由王殯
在四序故也下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後西者以王
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此說有理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
兩階祀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
一人冕執殳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

執銳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齊卿士邦君麻冕
 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
 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齊太史兼書由賓階齊御王冊命
 此又叙宿衛之人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畢
 門路寢之門也門之左右各一人守門故用二人雀
 弁赤黑色如雀頭色弁冕之屬以三十升布為之士
 服弁大夫服冕雀弁蓋赤色之弁也惠孔氏以為三
 鋒矛蘇氏以為惠狀斜刃宜芟刈木知孰是但此二
 人首服雀弁手執惠各立于畢門內之左右也士服

弁則此二人蓋士也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阼
 阼堂廉之間也兩階東西階也每階堂廉之間各二
 人衛之故用此四人也綦弁鄭元以為青黑色王肅
 以為赤黑色孔氏以為鹿子皮各以意解未知孰是
 要之只是首服綦弁手執戈而刃向上夾于賓主兩
 階堂廉之間蓋夾在賓主兩階之下切近于堂稜也
 此服弁亦以士為之孔氏謂服雀弁綦弁而立階
 下皆士也此說是也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自此乃
 階上宿衛之士也用大夫為之故皆服冕劉孔以為

鉞屬鄭以爲今之鑿斧要之皆斧也此一人實被冕
執之以立于東廂之前堂鄭元謂序內半以前曰堂
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于堂廉中半以前總名爲堂
此立于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
降之人也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鉞大斧也此一人
實被冕執之而立于西廂之前堂蓋與執劉者相對
而立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垂猶言邊蓋遠地也此
言東垂西垂又皆被冕則此垂必堂上之遠地戣孔
氏以爲戟屬鄭以爲三鋒矛蓋此一人實被冕執戣

立于東廂堂上之遠地也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瞿
戣類亦戟之屬此一人實被冕執之而立于西廂堂
上之遠地與執戣者相對而立也一人冕執銳立于
側階銳亦矛屬側階堂北之階也堂北惟一階謂之
側階尤言特階也蓋四人立于堂上其二人旣立于
東西廂之前堂其二人又立于東西廂堂上之遠地
則堂之南其宿衛者備矣故此一人實被冕執銳而
立于堂北之特階然堂北特一人皆堂北惟一階故
惟用一人也此一節所序皆先東而後西孔謂新王

在東宿衛之士敬新王此說是也宿衛之士既皆布
列王于是首服冕下衣黼裳麻冕者古者績麻三十
升爲冕一升八十縷蓋布之極細者以此爲冕蓋吉
服也蓋古者冠冕皆績麻爲之後世始易之純也是
時王新服喪而服吉服將受顧命也袞衣之裳非獨
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而言
之王是時實麻冕黼裳自西階而升必自西階升者
未受顧命不敢當王也卿士者卿之有事者也邦君
者諸侯也卿士與諸侯皆麻冕蟻裳蟻裳謂其色元

如蟻也入卽位者謂入就其常所立之位也以周禮
言則卿西面諸侯北面也孔謂祭服皆元衣纁裳此
獨元裳者卿士邦君子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故改
其裳以示變于常也太保太史太宗此三人則有所
執事故特麻冕彤裳彤赤色赤色裳卽前所謂纁裳
也蓋有所執事故其服如祭服也太保則奉大圭大
圭卽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者上宗則奉同與瑁
上宗卽大宗也同是爵名瑁是圭名長四寸天子
于朝諸侯之際則執以冒諸侯之圭蓋諸侯卽位天

子賜之命圭圭頭斜銳謂其當下則斜刻之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冒其刻處如大小相當則是本所賜圭也上宗則奉此同與瑁亦將授于康王也大宗伯一人而奉二物者孔謂大宗伯一人小宗伯二人凡三人必使其下二人各奉一物此則自阼階而升阼階是東階也謂之阼者阼之爲言酢將酢答于賓客也太保上宗必自阼階升者以圭瑁乃先王所執之物今太保上宗將以授之康王故自阼階而升若先王有以與之也一說謂禮凶事設洗

西階西南吉事設洗東階東南此乃行吉禮盥洗在東故自阼階而升由便也以卑不嫌不爲主人也太史是時則執成王所作顧命之書將以進于王故與王同階而升亦自賓階而上而進王以冊書之命卽顧命也鄭元謂御猶向也王是時立賓階之東太史東鄉于賓西南讀冊書以命王嗣位之事禮或然也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節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變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

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
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噤宅授宗人同拜
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太保既以顧命冊書進于康王于是乃告康王曰皇
后憑玉几道揚末命皇后謂成王也皇大也后君也
謂大君也大君于疾大漸之時憑倚玉几極道舉揚
其終命終命謂成王臨君天下出教命以聳動天下
此其終者孔氏謂太史以此言感動康王此說是也
然所以命者蓋命汝康王續繼此訓以臨蒞為君于

周邦汝今日須當率循大法以和道調燮天下用酢
答對揚文王武王光明之訓蓋文武之訓不過欲後
王如此今果能如此則是文武之訓可以對揚之矣
太史既以是告王王于是再拜拜受顧命也既拜而
興于是乃言曰眇眇予末小子眇視不明也眇眇則
不明之甚也未微下也謂不明之甚我微下之小子
其能亂四方而如也亂治也言我豈能如此治四
方哉但用此訓辭以敬忌天之威命敬謂恭敬而不
敢慢忌謂禁忌而不敢犯言我不能如成王訓辭而

治四方但用此敬忌天威不敢妄爲而已康王旣如此言則是已不敢固辭已有當天位之意于是乃受同瑁乃于上宗之處受此同爵與瑁圭言受之將執瑁以臨諸侯執同以奉祭祀也王旣受同與瑁于是以同就尊于兩楹之間酌酒于殯東西面而立三進爵于神位故謂之三宿宿卽肅也肅謂進也旣進酒于是又三酌酒于地謂之三祭旣酌酒于是又三奠爵于地謂之三咤然此所謂三宿三祭三咤者非謂以一同連三進連三酌連三奠爵也乃每月一同一

進於神座然後酌於地旣奠于地如是者三故謂之三宿三祭三咤也王旣進祭奠訖上宗于是贊王曰享謂使王饗此福酒也王旣饗訖太保于是受王所執同降而下堂反之于篚然後以水盥手後別用一同執半圭之璋升自東階適奠所酌至殯東西面而報祭之故謂之酢酢之言報也謂王旣祭而太保又祭也太保旣報祭訖于是遂授與宗人以同爵宗人小宗伯也然後拜謂拜成王之殯告以已傳顧命也王于是答拜者尊所受之顧命亦拜成王柩也王旣

答拜已太保於是又于宗人處受前所執之同祭于
柩此但一祭而已故只言祭既祭訖于是自飲福以
其同至齒而不飲謂之濟既濟已乃居其所而不動
以其同復授與宗人而拜白于成王之柩謂事畢王
于是亦答拜拜成王柩敬太保所白也孔氏謂王言
享不言嚼太保言濟不言享互相備也事既畢太保
于是降階有司于是收徹器物謂前所謂狄設者諸
侯于是出廟門以俟天子惟新之命時在路寢而言
出廟門者以成王之殯在焉故謂之廟下篇言二公

率諸侯入應門則諸侯之出乃出路寢之門在應門
之內也

康王之誥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康王既受顧命昭告成王遂卽天子位故謂之尸天
子尸者主也時康王尚宅憂未親政事故謂之尸如
祭祀之尸特主之而已未嘗有所事也是時駿奔走
邦君子士既受顧命之後皆在門外將朝見新君故
康王既受顧命尸天子之後卽出于應門之內將受

百辟之朝百辟既朝因而進戒康王于是作誥以報
誥之故謂之康王之誥東坡蘇氏乃疑古者天子亮
陰不言今康王新卽位而居成王之喪乃告諸侯是
不然是時諸侯皆來進戒康王乃因其進戒而報誥
之雖言無害也

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
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
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
拜

此康王之誥四字舊竹簡所標之題也而孔安國存
之天子五門其內者爲寢門卽詩所謂畢門也成王
殯宮在畢門之內故顧命所謂出廟門俟者卽出此
畢門之外也以殯在焉故謂之廟門諸侯皆出在畢
門外以俟朝故康王于是出在應門之內應門之內
卽畢門之外也此畢門之外應門之內卽周禮所謂
內朝也王有三朝外朝在雉門之內朝士之所掌也
內朝在應門之內司士之所掌也燕朝在路寢太僕
之所掌也時殯宮旣在路寢門內故王于是以內朝

見諸侯也是時太保召公爲西伯故率西方諸侯入
應門之左畢公爲太師代周公爲東伯故率東方諸
侯入應門之右孔穎達謂北面以東爲右西爲左是
時二公率諸侯將朝王皆北面而立故以東爲右以
西爲左召公率西方諸侯所以入應門之左乃立于
西廂也畢公率東方諸侯所以入應門之右乃立于
東廂也少穎諸儒乃謂自西來入左自東來入右以
明人臣事君不敢自便其意則以應門之左右自南
面而觀之乃東爲左西爲右今召公率西方諸侯宜

入右今乃入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宜入左今乃入右
故爲不敢自便要之不若孔氏之訓爲明白簡直也
諸侯旣入于是皆布陳黃馬四疋而朱其尾鬣以爲
庭實之物唐孔氏謂成王新崩卽得有諸侯在京師
者以來而遇國喪因而見新君也此亦有理孔氏謂
小行人合六璧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
繡璜以黼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貝用圭璋乃二王
之後此陳馬者是二王之後享王之物獨取此物以
總表衆諸侯獻享之意故言諸侯皆陳也蓋諸侯朝

王皆有幣或以馬或以皮或以帛或以錦或以繡黼物多豈能列陳于王庭故各有所兼之物奉之以進于王如以馬爲幣也以圭兼之以皮爲幣則以璋兼之故在周禮則謂之合幣在書則謂之兼幣此上文旣言皆布乘黃朱是言以馬爲幣也故賓則奉圭以兼之宜矣賓卽衆諸侯中一人也諸侯于王爲賓故言賓蓋諸侯列在王庭其中一人乃舉其兼幣奉圭之辭以告于王曰一二臣爲王蕃衛者敢各執其土地所有者以奠之于庭以爲贄見之物旣言已于是

各再拜稽首以極其敬以此壤奠推之則知布乘黃朱不特陳馬而已特作書者取尊者所陳以總表諸侯所陳之物而已孔氏之言所以益爲有理諸侯旣奠幣而又致敬如此時王新爲天子嗣前人之明德所謂列庭之侯皆先朝舊臣故王以義權之謂吾今日乃新嗣前人明德雖答拜無嫌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羨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

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王既答拜于是太保召公與芮伯二人率諸侯百官皆進獨言二公者時太保爲冢宰芮伯爲司徒二公實爲六卿之長故作書者舉而言之其實諸侯皆進也相揖者王氏謂爲儻禮之人言二公率諸侯百官咸進相于是乎揖之乃又再拜稽首蓋致敬將以進戒也先儒皆以相揖爲相顧而揖謂太保揖羣臣羣臣又報揖太保蓋揖之使之俱進然經言咸進相揖則非揖使俱進明矣又篇末言相揖趨出則既進之

後相者揖之乃拜既受命之後相者揖之乃趨出于經文既安于禮亦宜也曰敢敬告天子自此乃太保以下進戒之辭也言臣等敢敬告康土敬告則見其告之非苟簡無用之空言也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者言周之天下本商之天下紂爲不道故皇天改殷爲周也美若之說諸家不同二孔謂天改殷之命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則以美訓順謂文武能順天道也王氏之說則以謂文武所以誕受天命者以其美而無惡若而無逆無逆

惡所以能愛人故克恤西土其說迂鑿不可從蘇氏
則以美爲美里之美謂文王出美里之囚天命始順
周人記之謂之美若康王初卽位故告以文武艱難
之事此解美字極明但若字謂周人記之謂之美若
恐未安皆不若二孔平而安蓋天改殷命惟文武大
受之其道能順天故能矜恤西土之人而安存之以
見文武之有天下本于行仁也惟新陟王孔氏謂文
武能矜恤西土故能新陟王位不若諸儒以新陟爲
成王蓋陟者升也天子死曰升遐蓋召公言文武有

天下如此惟此新升遐之成王繼之能盡和賞罰以
戡定文武之功蓋治天下之道賞罰而已賞當功罰
當罪則天下治所謂協賞罰者蓋變調其賞罰使當
功罪也如袞衣錫周公用兵踐淮夷卽賞罰也惟成
王能如此故文武之功以此能戡定之戡勝也猶言
克也言克能定其功也成王能如此故今日敷施以
遺爾後人以沐美者皆自戡定中來也今王敬之哉
召公言康王繼此誠不可忽也張先生謂敬則歷年
不敬則早墜厥命此召公平生所學所以陳于成王

者屢矣故今復以告康王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
命此蓋召公戒康王謂成王旣以賞罰定功庶幾康
王亦張大六師以強壯王室使不替文武寡有之命
也張無垢謂此章予切疑之夫新王卽位元老大臣
當以道德進戒而區區以賞罰六師爲言何也蓋自
后稷至文武積累基業深仁厚澤浸漬人心已固惟
有商餘民心懷舊主每伺間隙欲逞其姦周家素有
仁厚之化以結其心今却又以賞罰之明六師之備
以沮其姦如此之至則小人化爲君子此召公深謀

遠慮體物度情爲此策也故賞罰六師之說施于康
王卽政之時非有商民之變則不可以爲訓深哉慮
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不
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
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
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
父尚肯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
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召公等既率諸侯進戒王于是報誥之凡經言王若
曰者非大臣以王意作誥卽史官不能盡存王言乃
以王意所言而錄之不無潤色于其間也然則此王
若曰豈非史官以康王之意而載其言乎庶邦侯甸
男衛呼其人而告之也前進戒則召公芮伯並進此
報誥則不及二公而獨呼庶邦者以二公顧命大臣
康王所師承不敢斥以告之也康王初卽位庶邦皆
先朝列土之侯故稱惟予一人釗者自謙而名示尊
諸侯之意報誥益彼以是戒我故我以誥而報之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者康王之意蓋謂召公等
進戒皆言成王以賞罰定功欲已以六師保命康王
則以爲揆之以己意若有所未安故引文武之事以
報誥之謂昔君文王武王之于天下皆大均平其富
厚之澤使之家給人足不以咎罰治人爲務凡其廟
堂之上所以躬行者惟底至治信以此道充實于己
故發而爲輝光則昭明于天下言愛民之德自足昭
明著見于天下使天下見德而不見刑不待協賞罰
張六師也王氏謂底至致其至也大學之道物格而

後知至蓋窮理之事言極其窮理之妙也張彥政推
廣其意謂底至致至也致至所以窮理齊信致一也
致一所以盡性此又因王氏之說而強加牽合未爲
切當蓋齊者聖人肅敬之德也信者聖人誠懇之德
也文武于齊信之德能致其所至蓋極其至也康王
旣言文武務德不務刑之事以見己當惟德之尙蓋
文武之時惟其務德不務刑故一時之臣則有熊羆
之士以奮其忠力以捍衛于外有不二心之臣以効
其忠直以彌縫于內內外同心以保安又治王家故

國祚至今綿延鞏固又有以見得人則六師不必張
也文武惟能如此所以能端命于上天端命之說諸
家不同孔氏謂受上天端直之命是加受字此說不
可用也少穎謂端爲當亦未安張無垢謂用此端直
以命于帝亦自牽強不若謂文武惟用上文之事以
肇端大命于上天其說爲簡易不費辭文武旣用此
道以肇端大命于上天故上天用順其道而付與以
天下四方使之爲君也文武旣爲天下君又不止爲
一時計于是衆建諸侯以正其屏翰之助以藩衛在

我後嗣子孫康王於此蓋報誥諸侯欲其推誠匡衛
王室故言文武所以建侯者實爲我子孫設也然則
爲諸侯者當如何哉惟當相與顧念安行爾祖先公
所以臣服於我先王之事而輔我一人足矣胥卣也
暨與也顧念也蓋欲相與顧念以安行乃祖之事故
言胥暨顧也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異姓謂之伯舅叔
舅康王獨言伯父者舉尊者告則卑者在其中也雖
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者蓋康王謂爾諸侯莫
以身遠王室不念人君言身雖在外而心則常念念

不忘王家也無垢謂人臣無己以人主爲己人臣無
心以人主爲心以人主爲己故身在外而不以在外
自棄以人主爲心故心在王室而不以王室爲遠此
說甚當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此又康王責之之
切也謂爾侯當用我此言奉憂其所順謂當憂其所
當行之事以輔我一人使我一人賴之不可違背其
訓而反與我以羞辱之事也順此言則爲我之榮也
反此言則爲我之辱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尚書卷之三
康王既報誥羣公謂召公及以下諸侯卿大夫入卽位者王誥命相禮者于是揖之悉皆趨出蓋既進則必待揖而後拜將退則必待揖而後出以見人臣進退惟君命是聽也王釋冕反喪服者蓋自受顧命時服麻冕黼裳今事既畢故向所服黼冕之服則釋去之而反吉從凶以服喪服居倚廬也東坡疑居喪以吉服見諸侯爲失禮然當時召公先朝老臣與周公相處之久講肄非一日又不至失禮且顧命前此未有吉服受顧命召公必有所處豈可執一說以疑聖

賢而不思其更有一說召公行之孔子定之自當時至今無有敢議之者必無可疑矣且當時孔門高弟稍有可疑無不容訪如高宗諒陰顯然之理一稍可疑尚質之聖人況此居喪吉服若有可疑安得不問哉故雖蘇氏之說反覆有據未敢以疑召公也

臣張鵬展恭校

尚書詳解卷二十四

宋

夏

僕

撰

畢命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周公作洛邑遷殷之大家世族難化者於其下邑而親自化之其地謂之成周以周之安危惟茲殷士周道之成不成係殷士之安不安故謂之成周也周公既沒君陳代之君陳既沒康王於是命畢公以元老大臣親續其終蓋周公之始特以深仁厚澤含容而

調服之至君陳則漸知趨向然亦未可深加督責但於寬緩中而微加制御之意至畢公之時則善者知所以自勉而不善者亦能無怙惡之失故康王命畢公使之分居里蓋分善惡所居之里善者則旌表之使爲善者知所慕不善者則殊其井疆使爲惡者知惡之不可爲故謂之分居里康王謂畢公四朝元老出親民事故特作冊以重其行謂之作冊畢正謂爲畢公而作冊也無垢謂觀周公處商民一事其巧思深智非後人所可及也如商民之不服在白起處之

坑四十萬可也在項羽處之坑二十萬可也周公肯爲此乎在晉武帝處之使在邊鄙卒有元海之難在苻堅處之川爲腹心卒有慕容垂之亂周公肯爲此乎嗚呼殺之旣不可用之又不可遷之洛邑使日見周之仁政日聞周之仁聲日親周之仁人君子優游涵養以變其不服之心如此者三十六年矣雖化者或者或死已化者方少方生於是時也得有不有聳動之術以一新其耳目爲永久之計乎君陳分正固有其術矣至於畢公乃曉然旌別淑慝表厥宅里使知

爲善者如是而尊榮弗率訓典者則殊厥并疆使知爲惡者如是而屈辱又申畫郊圻使爲奸者無所覲覲慎固封守使居安者常慮危其聳動之術可謂盡矣此言可謂深得周家所以待頑民之意也

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此畢命二字竹簡舊標之題安國存自惟十有二年至保釐東郊當時史官將叙畢公之化商故先叙其所以命畢公之由也惟十有二年康王卽位之十二

年也是年六月三日庚午謂之朏者說文朏者月未盛之明蓋月之三日月始生明史官將記初五日壬申冊命畢公恐後世無由知壬申爲月之五日故先言庚午朏爲初三日則壬申方可考其爲五日也書之記者大抵如此亦猶後世記日先言某月某朔然後始言某日作某事也宗周鎬京也豐文王之廟在焉時將命畢公必須卽廟行事故康王早朝徐行自宗周則至於豐文王之廟然後以成周所遷商餘之衆士命畢公保釐之成周之地在宗周之東故謂之

東郊釐者析而治之之謂也卽分居里之意保安也
安以治之則所謂保釐非強聒于其間亦因其善惡
之自然而旌別之而已夫是之謂保釐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
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
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
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賊民罔政勅惟
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
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

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
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并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
固封守以康四海

自此以下康王冊命畢公之辭也王若曰亦史官載
王之言不無潤色於其間也嗚呼嘆辭也嘆而後言
重其事也父師者呼畢公也時公代周公爲太師作
東伯故稱師曰父師者尊之爲父也同姓曰父異姓
曰舅畢公同姓且四朝元老故父呼之宜也惟文王
武王敷大德於天下用克受殷命者康王推原文王

武王命之也言文王武王當商紂暴虐之餘猶能布
大德於天下克享天心故上天命之用能受殷之天
命以有天下是時又有周公者實左右輔弼我文武
而安定其王家謂有天下者文武而相與安定其所
有者周公也然周公又不特安定王家而已又且思
王家之安危係乎商民於商之頑民尤加矜慎不敢
輕忽所謂愆慎不取輕忽者卽下文所謂遷於洛邑
密邇王室式化厥訓者是也蓋武王勝商之後不忍
易置因其餘民以封紂子武庚使續殷祀不幸去王

室之遠武庚小腆因斯民痛定追舊之思鼓以背叛
周公旣相成王東征以正其罪旣而又慮小人難保
或再蹈前轍則王室亦有所不寧於是因作洛而營
成周遷其大家世族最難化者於其地使親密邇近
於我周室去王室不遠奸謀賊計易以上聞且周公
親自師保用能化其訓而皆爲友民自周公沒後君
陳繼之君陳旣沒至於畢公則已歷三紀凡三十六
年矣以三十年爲一世今三十六年則世已變矣以
風俗則向者頑不率教今皆式化厥訓則風已移矣

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今既世變風移則商民皆不復
背叛商民不叛則四方可以無可憂之事予一人豈
不因而獲安寧之福哉蓋商民安則天下安天下安
則人君安理之必然也康王既言商民今日世變風
移無復向時之頑不率教則善惡已分善者可以升
矣惡者可以降矣蓋政因俗而改革不可更如周公
惟務含容而不加決擇於其間也故於是言道有升
降政由俗革蓋謂天下之道二升與降而已善者不
升則善者不勸惡者不降則惡者不懲前日周公所

以善惡兼容未加黜陟者蓋大難始平民情尚恂恂
賞之則彼將以我爲畏罰之則彼將以我爲酷故不
問善惡而惟務優容今也世變風移則政當因俗而
革其用所謂升降而黜陟之使之知所可爲與不可
爲乃其時也若於其臧者不知臧其所臧則彼之爲
善者且謂上之人不見知而爲善之心或怠夫誰肯
勸於善哉此正康王言今日之保釐東郊其端正
旌別淑慝也康王言今日之政當如此故其下遂言
畢公之德謂善政惟德懋德如畢公者乃能了如是

變也康王之意蓋謂畢公能勉勉於德老而不怠故雖小小事物無不克勤此心此意不惟一時如此自文武以至成康繼歷四世而所以弼亮者惟此一心亮佐也弼亮謂輔而佐佑之也康王言此正恐畢公以元老大臣將不屑於民事故言公之克勤小物者舊有此心故予敢以此免公也又况公之立朝正其顏色以率於下下人之瞻其顏色望其容貌者其非心邪念冰釋雪消恨公不言言則罔不祇敬師法之以此之故於是以休功美績多見於先王之時所以

我小子得垂衣拱手而仰成者皆著績於先王之朝故予有今日之福也仰成如云仰食已不能自食仰人而食康王謂今日之成皆仰賴於公也康王既力誦畢公盛德之形容於是又歎而呼父師曰今日敬命者非小節也乃周公之事觀康王終冊公曰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則其意誠恐畢公以元老大臣或不屑於民事故此所以特言命公以周公之事蓋言此行所以命公不細乃周公之事有未終待公而終之公誠不可不往也此下遂言畢

公今日所以保釐者如此卽旌別淑慝以下是也蓋
康王之意正謂道有升降今日升所當升降所當降
正其時也故所以告之以旌別淑慝以下之事旌識
也記識之也淑善也慝惡也謂識別其善者與惡者
其人果善則表異其所居之里孔穎達謂若孝子順
孫義夫節婦則表其門閭是也所以必識別其善惡
而表異其爲善者之門閭者蓋將以彰善癉惡而立
之風聲使人知所向慕也蓋善與惡旣分則不相混
雜又取其善者而表異之則善者之心日顯可不謂

彰乎惡者之心日愧可不謂癉乎如是則天下之民
皆知爲善之有益而爲惡之必棄自然望風而化聞
聲而應如風動於此而草偃於彼聲振於此而響應
於彼是向之旌別淑慝表厥宅里者乃所謂彰善癉
惡而樹之風聲也上之人所以聳動斯民旣已如此
而下之人苟不率循典常之訓者則是頑愚無恥不
可勸之使爲慕善之人故康王於是乃命畢公若有
如此等人則又當殊異其所井之田而所居之疆界
謂如王制所謂不變命國之左鄉簡不率教者移之

右命國之右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左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者是也所以如此者以此等不可勸之使慕善惟當威之使之畏而知所慕也張無垢謂向也表厥宅里明其爲善人君子使之慕今也殊厥井疆又明其爲惡黨小人使之畏則周家所以處頑民者可謂智巧矣然施此於周公君陳之時則不可以爲惡者衆未易區別今也世變風移則爲惡者亦少矣此所以行畏慕之策古人因時立法不先不後乃如此其說極當郊圻郊外圻之界也封守封疆之守備

也此郊圻本自畫定本自牢固若不必再畫若不必加固使不可不申不可不慎則前此當爲之不待善惡旣皆畏慕而後爲之也蓋當時三監之亂三監唱之淮夷徐奄從而和之同惡相濟遂成亂階當善惡未分之時治民者日以勸懲吾民爲急未暇防其自外來者今也善者旣表厥宅里使勸而慕惡者又殊厥井疆使畏而慕則所謂吾民者皆知善之可爲與惡之不可爲矣然又恐復有不令如淮夷徐奄者潛相交通互相往來復以邪謀宄計惑吾民於亂故使

之於郊外之圻界昔所已畫者今再畫之使益分明
封疆之守備者昔所已固今更固之使益堅謹密如
此則異服異言奸民賊子無自而入而吾商民可以
永爲良民商民不擾則四海可以永安矣此所以終
之永康四海觀康王所以命畢公保釐商民之術則
康王之識慮非諂歷時變通達治體不能及此此所
以配文武成王之爲賢君也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
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
德實悖大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
怙侈滅義服美於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
之維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
古訓于何其訓

康王上既告畢公使因斯民向背於善惡之時而其
勸善懲惡之政於以聳動一時之民使遷善去惡然
又恐畢公行於須臾而不能持久故又告畢公謂凡
爲政之道尤貴有恒謂當常久而不變也然政既貴
有常而或以言語號令於下又當有體有要體則欲

其具於理而不至於不足要則欲其嗇於辭而不至於有餘謂所出之言在理足而辭約此二事皆不好異者能之蓋政而好異則悅須臾而厭持久如之何能有恒言而好異則言必浮於埋言徒多而理不足如之何而能體要此康王所以又言不惟好異也所以如此者以紂之爲君拒諫飾非惡聞其言好一時之人惟以靡靡相隨順而爲俗舉世所謂賢者則利口捷給之人其餘風遺俗自周公師保君陳分正之後猶有存者故政之有恒辭之體要在畢公不可不

念也蓋矯枉當以直矯邪當以正矯利口捷給之弊在其所行之政所出之言必當謹於利口也康王旣言商之敝俗如畢公不可不念於是又舉其所聞於古者以證商之敝俗皆大家世俗參於富貴之餘而忘其德義之習故至於此此世祿之家非說商民乃古人之言言凡爲世家之人其敝如此康王得於所聞故舉以告畢公也蓋古之仕者世祿世受廩祿則玩於富貴頤指如意惟其財力可爲無不爲之誰顧禮義而由之凡其所爲蕩然自恣無復拘檢故玩好

汨之本心日喪所謂德者陵滅無餘如此所爲豈不
上逆天道蓋禮節德性皆天理自然今旣不克由禮
以蕩陵德豈不上逆天道耶惟其不由禮而陵德故
其敝也皆化爲奢侈靡麗之事此理所必然凡爲世
祿之家者其敝必至此不特一時爲然故所以言萬
世同流蓋謂不特一世如此雖萬世其流敝皆如此
故張無垢謂無古無今萬世同一末流耳康王旣以
所聞凡爲世祿之家者其敝如此其下遂言商民今
日之敝蓋此商之衆士皆大家世族居於寵利者惟

舊言非一日也非一日則爲世祿之家可知矣席前
人之所居故曰席寵孔氏謂之居寵也商士惟其久
居寵利故皆依怙於侈奢之事曾不顧義理之所可
爲凡所衣之服皆以美麗於人爲尚其氣則驕其慾
則淫其意則矜其言則侈將用此惡念以自終其身
更不可化此乃康王言商民以久豢於富足所以至
於此周公君陳相繼教化雖收其怙侈滅義驕淫矜
侈之心然未能絕其根本恐其因物有遷復出爲惡
故防閑之最爲艱難也康王言此蓋謂閑之者正在

畢公也康王既言防閑之難於是遂言所以防閑之道蓋商民所以至於如此者皆富貴之餘陵滅德義今誠能因其資財之富而訓之以德義則不復乘富足之資而恣靡麗淫佚之事以傷其生自然耳目聰明血氣和平高則享公卿之位下則不失爲保家之至壽考康寧得享人生終歲之樂矣故康王於是告之曰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於何其訓蓋謂資財既富而能訓之則可以享永年之樂所謂訓者非他惟德義乃訓之大者也所

謂德義者不必求之他也古人已行之訓皆則於德義今但酌古訓以用之卽德義之訓若不由古訓如之何其爲訓乎此又康王綢繆之意故其言反覆如此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康王又嘆而呼父師告之蓋重之至也邦之安危惟
茲殷士者蓋謂殷士安則天下安殷士危則天下危
見其所係之大欲畢公勉其事也張無垢謂康王學
問遠到其知治體乃至於此夫邦之安危在人主耳
何預於殷士天下亦大矣殷士幾何其能爲周家輕
重孟子曰瞽瞍底豫而天下化此理卽康王之意蓋
天下莫難化於殷士吾意誠於此則殷士化於彼是
殷士之化不化可以卜吾德之進否使殷士背叛則
吾德不修可知矣吾德不修豈惟殷民背叛天下皆

將叛矣此天下所以危也使殷民服化則吾德之修
可知矣吾德脩則豈特殷民服化而已殆見皆爲君
子此天下所以安也此論極有淵源故特存之康王
旣言殷民係天下安危如此在我當有德以鎮服之
於是遂言其所謂德者其德謂何不剛不柔則其德
允修矣蓋今日商民善惡已分正當剛柔並用者專
剛而不柔則爲善者不獲爲善之利而爲善之心或
沮專柔而不剛則爲惡者不見爲惡之害而爲惡之
心益肆惟因其爲善者而傾意慰勞使日加勉則不

剛矣因其爲惡者而摧挫沮抑使日加愧則不柔矣
張無垢謂此不剛不柔卽前謂表厥宅里者不剛也
殊厥井疆者不柔也此說是也所以化服商民者莫
過此兩端也若畢公果能行此則所謂化民之德信
乎其修矣殷士可以必其化服而天下可以必其安
寧也此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之下所以特繼以此也
康王旣言畢公今日化服商民其德當如此於是併
周公君陳所以化服者以見所施所設雖若不同而
同歸於治也其意蓋謂化服商民惟周公始化之而

能克慎於其始所謂克慎者謂如叛則東征以讐之
服則遷洛以鎮之慮其同惡相濟也則散其黨慮其
無以爲生也則旣遷之後各使之宅爾宅田爾田慮
其未體上意則教告之而至於再至於三慮其未畏
天威則戰要囚之亦至於再至於三雖言大罰亟之
而未嘗實罰雖言遠逃東土而未嘗實離此周公克
慎之始也周公克慎於始旣足以弭其背叛之心故
惟君陳中之始可以克和於其中所謂克和者每事
皆務涵容未嘗加以以威也今觀君陳之書味成王

所以責望之意則君陳所以克和者可知勢欲無依法欲無倚頑不欲忿疾人不欲求備凡此之類皆有涵容矜恤之意則謂之克和信乎其克和矣君陳和之則向之頑悍忿戾之徒賴其矯揉調服之恩而善者日勸惡者日沮故畢公終之始可以克成於終所謂克成者正謂因其善而表厥宅里以旌之使之勸而慕於善因其不勸而猶或狃於惡者則殊厥井疆以愧之使之畏而亦慕於善揭一時頑暴之民使終爲士君子之歸豈非所謂克成乎是三君者惟其同

心協意皆期於撫摩商民而納於善人君子之域故或懷於始或和於中或成於終其所施設雖或不同然皆爲其所當爲行其所當行未嘗違道而強所劣逆所順此所以同至於道也蓋周公之慎道所當慎也君陳之和道所當和也畢公之成道所當成也三君子異時而一其心故三君異施設而同其道道旣浹洽則所行之政各極其治所謂道洽者謂周公之慎君陳之和畢公之成三君子之道行之欲當時功深力到皆已浹洽無所不至故周公慎之而克慎之

政無不治君陳和之而克和之政無不治畢公成之而克成之政無不治所謂道洽政治也道洽政治故遺波餘澤不特商民被之凡厥有生無不浸潤而沾溉之也不特昔民被之雖四夷左衽亦無不恃賴三君子之德也張無垢謂殷士不服則政四海不服之心邦其危矣商士服四夷各得其所邦其安矣此所以道洽政治而四海無不賴矣治商民至於四夷咸賴則天下太平之治至矣君臣並受其福亦理之必然故康王自言予小子於此之時亦可以永受多福

而畢公亦惟是成周之衆被化之故而邦本以安國祚以長亦可以立無窮之基而抑又乖無窮之美名也蓋治商民至於四夷亦安則內讐不生外難不作福曰永膺基聞曰無窮非溢語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康王告戒之辭已畢至於其終又嘆而申告之謂今日之事畢公勿以爲難而曰弗克也惟在盡其心則無難矣亦勿以爲易而曰民寡也惟在慎其事則不

敢以易自處之前輩有爲此說者謂事之不能立不
失於過難則失於過易怯者見可爲而不敢爲故不
能盡厥心勇者見不可爲而輕爲故不能慎厥事二
者胥失天下所以終不治也曷不曰事無不可爲患
不加之意非罔曰弗克惟旣厥心者乎雖匹夫匹婦
吾有不可忽必求得其心者非罔曰民寡惟慎其事
者乎若是者內無患失苟且之心外無妄作不思之
患雖以此伐紂可也而况其餘民哉無垢謂畢公懋
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其謹以持身老於世故亦已

明矣而康王方曰罔曰弗克罔曰民寡若飭戒一晚
生後進何也曰仁義何常之有蹈之則爲君子背之
則爲小人故爲山九仞以一簣而虧穿楊百中以一
矢而廢其可不兢兢以持其成乎此正康王愛惜元
老之深者也學者不可不深知此也此論極佳康王
旣告畢公使勿以爲苟難亦勿以爲苟易惟當盡心
慎事故下文以其效勉之謂畢公果能行上所言則
可以敬慎文武成王之成業以增美於周公君陳之
前政蓋伐商有天下乃先王成業商民蠢動則西土

人亦不靜而天下以因之而不安先王成業將遂不安今果能盡心慎事以治商民使得其所乃所以敬順先王之成業也先王之成業既固則周公君陳所謂克慎克和者公實克成之豈不足以益增其美乎此康王又諄諄責望之意也

君牙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張無垢謂舜典一篇歷試禪位受終占象祭告天地巡狩黜陟堯崩舜格廟詢岳闢門明目達聰之事雜

然並舉其命九官事亦大矣不過數十語辭簡意足穆然渾然含不盡之意何其大體也降及成王命君陳尹正東郊耳而作書一篇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耳又作書一篇今穆王命君牙又一篇命伯冏又一篇平王錫晉文侯又一篇而篇內又何其辭煩而意雜也曰虞舜之書辭盡而意無盡命者受命者皆自得於言意之表豈待訓諭而知哉至於後世意不一而辭無窮諄諄喋喋尚恐不吾審也雖可以見仁厚之意亦可以見大道之衰矣余讀君牙篇見穆王稱

述先王尊重先正虔虔懇懇有如將失之之意而訓
飭慰勉藹乎有治世之意嚴乎有父師之法表表乎
以祖宗爲準而不敢越也此夫子所以有取焉味無
垢之意誠謂穆王誠不足與有爲者而其言有古賢
君之風故夫子取之者取其言耳斯言當哉

君牙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
家厥有成績紀于大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
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
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
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此君牙二字亦舊竹簡所標之題也必言王若曰者
恐非穆王所自言或當時代言之臣言之或史官錄
王言不無潤色於其間故言王若曰也君牙者呼其
名而命之也必曰君者必自封國入爲王朝卿士故
稱君牙如召公稱君奭也乃祖乃父謂君牙之祖父
也蓋君牙之祖在文武成康之時必爲顯仕立大功

但史籍不備不可考據不知孰是其祖觀穆王言世
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於大常則其祖父之
在周家誠非瑣瑣者故穆王所以首稱其美以策勵
君牙而後命之也蓋成周司勳之職凡有功者銘書
於王之太常太常旗名畫日月者謂之常必書於太
常者以示其功之與日月同其久而昭著於不息也
君牙之祖父世世力行其忠貞之節以服其勤勞之
事於王家其成功書在太常君牙者爲之子孫誠不
可不勉以克振其家聲也穆王旣言君牙祖父如此

庶幾君牙能終其美故此下遂言我小子繼世守文
武成康所以遺我後人之基緒我心亦念先王之時
其臣能左右輔弼以共治四方則我今日亦當得若
人而輔我是以思之深至於其心憂悶畏懼若蹈行
於虎尾慮其反噬若涉渡於春冰之薄慮其陷溺蓋
虎視見後冰至春薄故憂懼之深所以取爲喻也穆
王旣言憂思如此是以今日命爾君牙爲輔翼若一
體然予爲元首而汝實爲手之肱足之股與前之心
後之膺以繼乃祖乃父之舊事以君牙之祖父舊實

爲司徒也然則君牙今日當如何哉思繼承祖父之美績使無辱於祖考足矣故穆王所以言無忝祖考欲無忝宜何如惟大布五常之訓以和調民彞物則之性使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人之大倫不至乖離則無忝矣蓋司徒掌教五典正司徒之職君牙祖父以此致功故君牙能宏敷此典以和此民則無愧於祖父矣穆王既欲君牙和民之則又慮其以民之頑愚其衆未易悉和於是又言其所以易和之理蓋我身正則民無不正我心中則民無不中以民之身心與

我本一體其得於天者皆有物有則其所以愚頑而罔覺無以感發之耳今君牙果能先正其身則凡有身者夫孰不正果能先中其心則凡有心者夫孰不中然此經言爾身克正罔敢不正不言爾心克中罔敢不中而乃反言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者蓋古人作文類如此不若後世對偶之作也康王既言民之身心本自中正易感發於此又慮君牙以爲易而忽之故其下文言民之情可畏如此是易之中有難者存君牙誠不可忽也且夏而暑雨天時常也民則怨嗟

冬而大寒亦天時之常也民亦怨嗟寒暑風雨天時之常民尚怨之則其情豈不甚難於調哉然則爲君牙者當何如亦思其情之難於調服如此而正吾之身中吾之心而圖以感發其易於感發者則民無有不安者矣張無垢謂惟以其難調者爲念而思所以易調者在何處則民寧矣此說甚有味東坡謂方周盛時越裳氏來朝日久矣天下之無疾風暴雨也中國其有聖人乎方是時四夷之民莫不戴王然風雨雖天事非人力者亦歸德於王及其衰也一寒一暑

亦惟王之怨是故聖人以民心爲存亡一失其心王無動而非怨者賞則謂之私罰則謂之虐作德則謂之僞不作則謂之謾出令而不信無事而致謗皆王之咎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遊豫且以爲德豈有風雨寒暑之怨乎此論甚佳而涉政之體故併存之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

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父

穆王前既告君牙以所當爲之事謂爲司徒者不過如此下文又再嘆而述文武所以開創大業啓佑後人其至如此欲君牙勉其所當爲以無愧文武所望後人可也不顯哉文王謨謂肇取天下之謨者文王也其謨甚顯蓋見文王所以取天下非陰謀如後世謀人國者乃顯然著在人之耳目而天下不得不歸文王初非有心於天下也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則其所以取天下豈復陰謀哉文王之謨但知

積德累功耳而天下自歸於文王人見天下之歸文王遂謂肇其謨者文王也不知文王固異夫他人之謨也不承哉武王烈者謂成取天下之功者武王也然武王之功又非有意於天下而圖所以取之也乃承文王之意亦惟積德累功耳而天命人心至此自有不可却者故武王起而應之此其烈所以謂之不承者正謂武王之心惟知承文王之所爲初不計其功之至此也後世見商之天下武王有之遂以此爲武王之烈不知武王之爲亦承文王之爲耳而功適

至武王而成也文王之謨惟其初無意於取天下故其謨謂之不顯武王之烈又非有意於得天下故其烈謂之不承迨夫天下既定而二聖人者還以其謨烈而明示啓發佑助後世之子孫故其道皆粹然一出於正無有偏而不正而至於缺陷者此皆由其謨非陰謀而出於不顯烈非要功而出於不承是以其道能粹然一出於正若有一陰謀要功之心介乎其間而必有不正者矣夫安得而無缺穆王言此蓋深言文武所以有天下者其道一出於正亦欲君牙亦

以正道彌縫輔贊於已以對揚文武所以受命之懿也故其下遂言爾君牙今日但敬以發明汝所當施之訓蓋司徒教官以教訓斯民爲事故以訓言用此以承順於先王所以對揚文武光命之意使汝功無愧於汝之前人而追其迹以配合之也蓋文武所受之明命成康繼之已能答其付託之意而發揚之今君牙果能敬以明其訓民之事使民爲文武之民則是乃所以承順成康所以答揚文武之意也君牙祖父於成康時實佐成康以答揚文武今君牙果順成

康所以答揚之意則其功追前人而配合之亦宜也
觀此則穆王所以責望於君牙誠非輕矣但以穆王
之爲人揆之則此言恐非出於穆王之口使其果能
出此言則其所設施必有可觀者不宜止于如此要
之必有爲穆王言之者吾夫子於此蓋取其言耳張
無垢論此詳矣見於罔命解予亦存之於彼解中王
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此乃穆王更端以
告君牙也蓋書之體於王曰與周公曰王若曰之類
皆是更端又是一節言語與上文不可相關爲一辭

穆王於此又更端謂君牙今日不必更自圖所以教
民之法但當用先王之臣所訓民之典而法式之所
以如此者以民之治與民之亂皆由乎所訓之當否
汝君牙果率循乃祖乃父之所已行者而用以訓民
則汝君所望汝以圖又於民者汝可以對揚而無愧
矣乃倅穆王自謂也觀此一篇所陳雖文武成康復
生不能易者使穆王果知此車轍馬跡豈徧天下乎
吾以是知其必有爲王言之者也

罔命

命書言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張無垢謂觀君牙之篇穆王自以謂繼文武成康之
緒懼其弗稱而託於股肱心膂今命伯冏又謂文武
賴小大之臣侍御僕從皆得其人故下民祇若萬邦
咸休而已實賴前後之人正其不及格其非心且曰
后德惟臣亦虚心治道矣然其治功藐然如此豈君
牙伯冏之不足與有爲耶抑豈穆王有其言而無其
實耶曰是固然矣君牙乃在穆王之時區區無補之
臣而伯冏爲之太僕乃見穆王馳騁天下有車轍馬

跡而不能正救者是二人不足以有爲者也穆王其
父昭王溺死漢水畧無恢復之志而馳騫四方與兩
篇之言大不相同是有其言而無其實者也然予三
復兩篇見其慙慙惻怛有足以動人者何也曰德宗
何人哉陸贄作奉天詔書遂使山東父老爲之泣下
則夫二篇之命亦必當時仁厚君子憫穆王之無志
故修辭立誠以勸勵於臣下惟其誠實所在所以使
人讀之必至於感動也或曰二篇之意畧不及昭王
何也曰穆王諱父之惡故代言者亦不敢強言之曰

安知非出於穆王之自爲耶曰使出於穆王其殷勤
惻怛如此必當大有爲於天下蓋有是言者必有其
誠有是誠者必有其志穆王無志如此以五十之年
乃卽位而不以父恥爲念區區如兒輩務竭馬力奔
馳四方此不才之王安得有此至誠之言故予以爲
非出於穆王而出於代言之賢者此論甚當說者多
謂伯冏字也周官太僕下大夫春秋下大夫以字見
故伯冏以字書于經按周官太僕王旼治朝則正位
旼燕朝則正位而掌擯相出入則爲前驅燕飲則相

其法射則贊弓矢無非與王俱者故戒之以旦夕承
粥厥辟此說甚善而一孔又謂正長也周官大馭中
大夫太僕下大夫此言太僕正則官高於太僕故二
孔以謂此乃周官八馭非太僕若是太僕當直云太
僕何須更言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大正正於羣僕
而周官大馭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故
以爲周官大馭之官此亦有理故兩存之

冏命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休惕
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

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日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罔命二字舊竹簡所標之題也王若曰已見前說伯罔者呼其人也伯爵也罔名也或字也猶君而君牙也張無垢謂此代言之臣知穆王繼文武成康之後決不能負荷非仁人君子夾輔之未知其可也故其辭命有自貶之言以明須賴臣下之意也其曰惟予

弗克於德嗣前人宅丕后者以言其怠惰於德有所不能也既不能於德乃使繼文武成康之後而居大君之位是以其心怵惕驚動惟恐其至於傾覆而危屬寢不安席中夜而起思免其過此蓋言憂懼恐或不任故思免其過莫若用人也其下遂言文武之聖亦賴得人之意無垢謂使穆王憂懼如此其肯馳騫天下乎吾有以知此言出於代言之臣而非穆王自言也上既言憂思免過之意故此遂言文武雖聖亦須得人聰明齊聖四德也聰言其所聞者遠明言其

所見者大齊言其致一而不變聖言其廣運而能通
文武惟其聖德如此故能識君子賢者隨材而用之
用小大之臣則咸懷忠良如此故爲侍御僕從則罔
非正人而不知識其爲忠良爲正人者則文武也文
武之時惟其得人如此故一時之臣於朝夕動作語
言之間或承順則善道流行或匡弼則惡念自消形
於出入起居者無非肅敬見於發號施令者無非善
道然則下民之敬慎萬邦之休美豈無所自哉此皆
代言之臣言文武得人之實也上旣言文武聰明齊

聖如此尚賴承弼故其下遂言穆王初無良善猶不
可不賴左右前後有位之臣匡其所不及繩正其愆
過糾舉其謬悠格其非心使庶幾能繼文武之成業
也無垢謂無良知良能是其資稟之不美也如是則
才必有不及意必有愆事必有謬心必有非且文武
聰明齊聖非所謂無良也故其才過人安有不及其
用意皆誠安得有愆愆過也其處事皆當安得有謬
謬錯也今穆王無良有不及有愆有謬惟前後之人
見其不及則正之見其愆則繩之見其謬則糾之見

其非則格之庶乎其知免矣孔穎達曰繩謂彈正糾謂發舉有愆過則彈正有錯謬則發舉格謂檢格其非理狂妄之心使妄心不作其訓精微故併存之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憒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夔憲

穆王上既言予一人無良須左右承弼如此故此遂言我今日命汝爲太僕之正以表正羣僕凡侍御事王之臣羣僕卽周禮道僕田僕等是也汝須當勉進汝君之德其君或有行之不及者汝與同僚交相修進使及於善也汝之同僚所係旣如此故汝爲大正者須當謹慎簡擇其同僚之人無用巧言者令色者便辟者側媚者孔穎達謂巧言者巧爲言語以順從上意無情實也令色者善爲顏色以媚說人主無本實也使辟者謂前却俯仰以足爲恭側媚者謂爲僻

側之事以求媚於人此等皆諂諛之人不可用爲近官其所當用者其惟吉德良善之士乎旣言乃僚當用吉士不當用諂諛故此下又言用吉士與用諂諛之利害若僕御之臣用正士爲之君者亦能正蓋朝夕有人承弼故歸於正若僕御之臣用諂諛則爲之君者亦自以爲聖無事承弼蓋諂諛之臣日進諂言惟稱其美不舉其過故君自以爲聖也由是觀之則后之有德者非君之自賢也僕臣之自正后之不德者非君之不可化也僕臣之諛也蓋深言君之賢否

皆在僕臣之邪正如何耳此下又再責伯罔使簡乃僚謂汝今日誠不可昵近於儉利之小人用之以充備耳目視聽之官而道其君以非先王之法蓋僕御之臣在王左右朝夕顧問故謂之耳目之官若賢者居之則非法不言道其君者皆先王之典若以儉人居之則惟小利是見苟可以徇目前之利則言之誰復顧先王之典哉此又爲大正者不可不察也若汝爲大正而乃不論其人之吉而惟以貨利交通者則以爲吉士而用之若是則病汝之官曠汝之職惟汝

大不敬其君汝之罪何所逃哉此所謂不祇厥辟卽孟子所謂謂其君不能者也穆王告之旣罪故又嘆而言曰伯冏汝其敬厥職哉旣身爲大正須當久輔汝君以常法可也果以常法弼乃后則前所謂昵憚人吉貨利與巧言令色等事必不爲也穆王之言懇到如此而跡周天下淫荒乃爾無垢謂非穆王之言宜哉

臣顧德慶恭校

程